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流澈紫古典完美主义巅峰
后宫小说的无上之作

后宫

甄嬛传 ⑦

流澈紫 著



后宫



甄嬛传



7

流潋紫
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后宫·甄嬛传. 7 / 流湊紫著. —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5.2

ISBN 978-7-5339-4149-9

I. ①后… II. ①流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311772号

责任编辑 柳明晔 徐 旻

特约监制 孟 祎

产品经理 张馨月

特约编辑 李 彤

后宫·甄嬛传. 7

流湊紫 著

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00mm×980mm 1/16

字数 280千字

印张 17

版次 2015年2月第1版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4149-9

定价 32.8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录

※	第一章	玉隐	001
※	第二章	尘烟绮年事	007
※	第三章	忆昔年	016
※	第四章	燕归来	024
※	第五章	蕴蓉	030
※	第六章	莫愁	039
※	第七章	胡风入汉关	045
※	第八章	魂惊	053
※	第九章	旧仇	059
※	第十章	熊咆	071
※	第十一章	昭君计	080
※	第十二章	千载琵琶作胡语	091
※	第十三章	玉姚	102
※	第十四章	卧病	109
※	第十五章	再相逢	121

后宫

※ 甄嬛传

7

※ 第十六章 清河亡	132
※ 第十七章 人去楼空	140
※ 第十八章 长恨	151
※ 第十九章 病中情	162
※ 第二十章 馀恨	171
※ 第二十一章 后宫	179
※ 第二十二章 天子崩	187
※ 第二十三章 一梦浮生	194
※ 番外 皇后·夜深沉	203
※ 番外 鹵妃·鹵音声声，不如归去	216
※ 番外 眉庄·安能展眉如初	234
※ 番外 玉娆·猪蹄传说（别名很爱很爱你）	242
※ 不过是「情」	261
※ 《后宫·甄嬛传》再版后记	264
※ 后宫品级次序表	267

第一章 玉隐

雪连绵无尽地下着，自元宵夜宴到今日，绵延半月，日日都有雪子纷纷，潮湿而黏腻。

因在新年的喜庆中，孟静娴的丧事便在这样的阴寒天气办得简单而极尽哀悼之情。新丧的白色融在漫天素色冰雪之中，尤叫人觉得心凉伤感

我心生感叹，亦不免怜惜，长久的等待与仰慕之后，嫁入清河王府不足两年的静娴撒手而去，生命脆弱得仿佛被阳光一蒸便即刻化去的一片春雪。

窗外纷纷扬扬的雪花旋舞着轻盈落下，漫下无穷无尽的寒冷与阴沉。我伸手用黄铜挑子拨一拨暖炉的火势大小，顺手扔了几片青翠竹叶进去，叶片触到暗红的炉火发出“滋滋”的轻声，随即焚出一缕竹叶的温馨。

秋香色团福锦帘垂得严严实实，忽然被掀起半边，外头小允子的声音跟着冷风一同灌入：“隐妃来了。”

我依旧端坐着，披了一件常春藤雪萝长衣在肩上，头发松松地用银链坠蝴蝶抹额勒了，只怀抱紫金浮雕手炉慢慢拨弄着，等着玉隐进来。

雪路难行，她裹着一件厚实的雪狐镶边青红捻金猞猁皮鹤氅，银灰的狐毛尖端还有融化的雪珠，亮晶晶的，一颗一颗，水晶珠似的。

槿汐上前服侍她脱下鹤氅，但见她里头穿着一件素色的银青袄儿，白绫细褶裙，怀中抱着一个蓝青色的织银纹积寿襁褓，襁褓中的孩子露出一张粉白嘟嘟的小脸来，正兀自沉睡。

我也不起身，只淡淡道：“方才见你掀了帘子进来，还以为是昭君出塞归来了。”

玉隐明白我语中所指，勉强笑道：“昭君出塞是大红披风，我不过是青红捻金的衣裳，终究是新年里来拜见太后，穿得太素，她老人家也忌讳。”

“你很懂得体察人心。”我指着青梨木座儿让她坐了，问道，“太后她老人家怎么说？”

她微微露出一丝笑意，用手整整孩子的襁褓：“太后说，让我先照顾着孩子，定要把他当成亲生孩子疼爱。”她想一想，把孩子抱到我眼前，笑吟吟道，“王爷已经给孩子取了名字，叫予澈。”她喜滋滋道，“父亲名清，孩子名澈，长姐说好不好听？”

“很好听。”我伸手抚摩孩子熟睡中粉嫩的脸庞，“终究他是孟静娴的孩子，以后你抚养这个孩子，每天看着他的脸，想到他流着静娴的血，你便不怕么？”

“怕？怕什么？”玉隐一愣，旋即淡淡笑道，“以后他心里只有我一个母亲，我会好好疼他，他也会孝顺我。我有什么可怕的？”语毕，她疼爱地吻一吻孩子的额头，浑然是一个慈爱的母亲。

红罗炭“毕剥毕剥”地烧着，偶尔扬起一星半点火星，那微弱的声音衬得殿内愈加静如积水，连窗外落雪着地的绵绵声响亦清晰可闻。

我的声音虽轻，却一字一字清晰如雪地碾痕：“人人皆知孟静娴死于鹤顶红，也道是为慕容赤芍所害，可是我百思不得其解，静娴既有力气生下孩子，怎会毒性复发死去？想起来静娴不过饮下一口汤水，按理不会中毒如此之深。”

玉隐容色不变，只慢条斯理啜饮着盏中热茶，红茶滟滟如血的汤色似胭脂一般倒映上浣碧白净无血色的面颊，为她添上一抹虚浮的艳色。她的声音清凌凌的，宛若坚冰相触：“长姐是生过孩子的人，应当明白女人生孩子就如在鬼门关前游走，长姐又哪一次不是险象环生？静娴已经中了鹤顶红剧毒，生孩子难免耗尽力气，身子虚弱，再度毒发也不足为奇。”她双目一眨也不眨，只看着我静声道，“皇后被禁足，赤芍才迫不得已狗急跳墙谋害长姐，连累了无辜的静娴。人

人都这样以为的，不是么？”

“人人都以为的事未必是真相。究竟是身子虚弱，还是有人故意加害才引起的再度毒发，唯有当时当事的人才能明白。”我看着玉隐幽深的双眸，直欲看到她无穷无尽的心底去，“只要你自己良心过得去。”

“良心？”玉隐轻笑一声，险险打翻手中茶盏，“我一直记得槿汐告诉长姐的至理名言——活在宫中必须没有心。”她面颊浮艳的笑容缓缓隐去，只留下深深的苍白与凛冽的决绝，“自从静娴有孕，在王府中凌驾于我之上时，我便已经没有心了。”

银装素裹的冰雪琉璃天地，殿内却是暖意融融，宛如春天，唯有人心，阴冷胜雪。我轻轻呼出一口气：“那日赤芍为了毒杀我与涵儿，在指甲里藏了鹤顶红下毒。后来她恨极，折断了自己的指甲，我清楚看见有四枚落地。那么玉隐，你现在数数，我这里有几枚？”

我摊开手，素白的掌心赫然有三枚寸长的殷红指甲，仿佛凝在手心的三道血痕，艳丽夺目。我的声音清晰而分明，不容她伪饰与避闪：“你来，好好数一数！”

玉隐的神色依旧平静，如冰封的湖面，只余微微发紫的嘴唇出卖她此刻心的惧意，她的声音低微得如喘息一般，一浪逼着一浪。她唤我：“长姐……”

我迫视玉隐，冷然道：“你自己告诉我，还有一枚含有鹤顶红毒粉的指甲去了哪里？”

玉隐面色大变，霍然站起，低喝道：“长姐，你疯了！”

“疯了的那个人不是我，而是你！”我盯着她姣好的面庞，实在难以相信如此柔婉的面庞下藏着一颗阴毒冷酷的心，“杀母夺子，你做得干净利落，毫无嫌疑！谁也想不到是你做的！”

她颓然跌坐在座椅中，紧紧抓住孩子的襁褓扣在怀中：“长姐，这一切本该是我的，是孟静娴夺了我的，我不过要回来而已。”玉隐眸中神色平静得如冰冻三尺，不见丝毫波澜，唯有转眸的一瞬闪烁芒刺似的寒光，她喉底的语音晃出无数涟漪与波折，“长姐，我百般容忍，才容下静娴与我平起平坐，同为侧妃。我等了那么多年，我明知王爷心中只有你，可是我已经能够忍耐，我只希望清河王府中只有我与王爷，谁知我成婚之前，横刺里插出个孟静娴！我凭着对王爷多年情意，才有今时今日在他身边的位置。孟静娴凭什么？凭她吐几口血生几次病，

还是制造流言逼王爷娶她入府？贱人心机深沉，不知廉耻！在王府中，只要我一想到我与王爷共同生活的地方还有别的女人的气息，还有别的女人看向他无比深情的目光，我就想作呕！”玉隐紧紧握住拳头，她的指节寸寸发白，“多少次，我忍得牙根都发酸了，才忍得住她与我共同分享王爷的事实，可是她竟敢偷偷勾引了王爷，怀了王爷的孩子。”玉隐的手狠狠一哆嗦，手腕上一对雕龙琢凤缠丝嵌八宝滚珠黄金手镯碰在紫檀桌上“铛铛”乱响，“眼看着王爷因为孩子对她越来越怜惜，眼看着她日渐凌驾于我之上，想到以后她会凭着这个孩子彻底得到王爷所有的关爱，彻底踩下我千辛万苦得来的一切，我如何能够忍耐！”

“玉隐。”我冷冷唤她，“我知道你与静娴共侍一夫十分辛苦，但无论如何，你不能要她性命。静娴，她也很无辜。”

“她无辜？”玉隐森森冷笑，露出一口雪白的贝齿，如能噬人一般，“我何尝不无辜？长姐，我嫁给六王，注定是嫁给一个心有旁属的男子。那也罢了，你是我的亲姐姐，我没有办法。我只剩他一个躯壳，你还要我与旁人分享，还要眼睁睁看他与旁人有了孩子，我如何能忍耐！”她凄恻恻看着我，幽怨含毒，“长姐，我的婚姻已经不公平了，你为何还要我继续忍受其他的不公平？”

我心下恻然：“这样的婚姻，是你自己选择的，并无人逼迫你。”

“长姐！”她凄厉地呼了一声，尖声道，“如果你实在看不过眼，大可拿了那一枚断甲去禀告皇上，顶多一命赔一命，我去陪我娘亲就是！我早知长姐不满于我嫁与王爷，恨我夺你所爱，如此大好时机，长姐千万别错过！”

她的声音太过凄厉尖锐，怀中的孩子被惊醒，不觉大哭。玉隐身子一震，忙抱稳孩子，口中“哦哦”地柔声哄着，低低垂下一滴泪来。

我恨极她暗算静娴，又强词夺理，怒道：“我若恨你，大可去告诉王爷你算计的种种！”

她并不看我，只垂首低低啜泣：“我不怕长姐去告诉皇上，我早该去陪着我娘亲，她孤苦多年，死后才得到她应有的名分。能与王爷名正言顺地相伴，我已经比她幸运许多。我只求长姐不要告诉王爷，静娴因产子而死，王爷为此日夜愧疚不已，若再知道我所行种种，大约真会伤心气极。长姐若真顾虑王爷，万万勿要叫他伤心难过。玉隐犯下大错，实在不配叫王爷为我难过。”她眸光一抬，无限凄苦，“长姐若不顾惜我，也请一定要顾惜王爷，更求长姐在我去后好好照拂澈儿，以后，他便没有母亲了。”她深深一拜，“也请长姐为我多向爹爹尽孝，

爹爹年迈，不该知道我这些错事为我老怀伤心。”

她神情哀苦，只是怜惜地吻着孩子的额头，一壁向隅悲泣。她哭得如此哀伤，仿佛还是她十一岁那年，她知晓了自己的身世，在何姨娘的忌日那夜哀哀哭泣。我还清楚地记得，那是一个月圆之夜，月光如白色的羽缎覆在她小小的身躯上，窗外开着凝霜堆雪般的梨花，偶尔被风吹落数片，她只是一味哀哭，不肯背转脸来。

她自小便是没有母亲疼爱的孩子。哪怕娘亲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给予她许多关爱与照拂，但那从不是她所企望得到的母爱。

或者，玉隐是真心疼爱她怀中这个孩子，我心中不忍。幼年时，玉隐便陪伴在我身边，也是这样的冬日，滴水成冰的日子，她守在暖炉旁拨着火，却依旧有些缩手缩脚。我悄悄唤了她上床来焐着，用自己温暖的手去暖她微凉的手足。名为侍婢，她却实实在在是我的同胞姐妹。这么多年，我亏欠她的，爹爹亏欠何绵绵的，的确太多。

她是我的亲妹妹，难道我真要亲手置她于死地？死在我手上的人已经不少，难道还要沾染我亲妹妹的血？爹爹年事已高，我若这样做，岂非是伤他老人家的心！

种种念头在脑中如雷电疾转，我问她：“你真的会把予澈视如己出？”

“为何不会？”她泪眼迷蒙，抬首反问我，“我此生大约不会有自己的孩子了，澈儿会是我唯一的孩子，他只会认我这个母亲，我们一家三口会过得很好。”她目光幽幽，深深地望着我，“这个秘密，只有你知道，是不是？”

窗外寒雪如飞絮扯棉，或许，我该让这样的秘密随着大雪一起被掩埋。若真正揭破真相，玄清会失去一位爱他的妻子，年幼的澈儿会失去一位疼爱他的养母。我心中沉沉钝痛，不觉伸出手拥抱澈儿，沉声道：“这个罪名，人人以为是赤芍做的，就当是她做的吧。”

玉隐凝着泪眼看我，稍见释然之色，亦觉愧悔。襁褓中的孩子哭得声嘶力竭，我伸手探到襁褓内，触手温热潮湿。我忙道：“别一味抱着，孩子尿出来了呢。”

玉隐忙拭了泪，急急忙忙唤了乳母进来，熟练地为孩子解开襁褓，换好尿布。我在旁帮忙料理，一眼瞥见孩子背上有两三块颜色极浅的青斑，不由得问道：“这是胎记么？”

乳母是位年长稳重的女子，见我疑问，摇头道：“娘娘，这不是胎记。小王子的生母在生产前服食过剧毒，所以孩子生下来会身带青斑。”

我心中豁然一亮，似有无数雪亮闪电劈开乌墨似的天空，顿时清明。我有一个极大的疑问在胸腔中翻腾，忙问道：“听说孩子在母腹中受惊，生下来会成死胎并身带青斑？”

乳母点头道：“这也是有的。但奴婢也曾听说有些大户人家妻妾争宠，有用毒谋害怀孕的妻妾的，孩子生下来不是死胎也会心智受损，而且身上会带青斑。”她笑笑，“这种事污秽得很，入不得娘娘的耳朵的。”

玉隐面色不豫，沉声催促道：“勿要多嘴，快给小王子换好衣裳，别冻着了。”乳母唯唯诺诺，手上敏捷，再不敢多话。

有无数个念头在脑海中滚雷一般翻涌而过，我唤进槿汐：“听闻今日晋康翁主入宫来了，你去请庄敏夫人和翁主过来叙话，说隐妃带了小王子过来了。”我沉声吩咐乳母：“庄敏夫人素来喜欢听这些故事，你将方才与本宫说的故事再一五一十说一遍给夫人和翁主听，她们必定喜欢。”

第二章 尘烟绮年事

这一年天气寒冷，到了二月初五方渐渐有些雪止之意，只是每日早晚仍有些淅淅沥沥之意，阴寒亦未退去半分。

内务府总管梁多瑞向我禀报皇后宫中一月的用度，虽在禁足中，然而一应供应都未缺失，优渥如故。皇后，依旧是皇后。

我细细翻阅，偶尔问几句，他都对答如流。待翻了大半，我指着账本问：“皇后宫里每月的月银统共是一千六百两，都是谁管着的？”

“宫人的份例都是绘春姑姑领了，皇后那一份是剪秋姑姑保管的，记录开支的是绣夏姑姑。”

我笑吟吟道：“这么说本宫问你也是白问。昨几个和贵妃说起宫中用度一月比一月大，你瞧是怎么说？”

梁多瑞赔笑道：“奴才想着，快到年关的缘故，所以主子们要赏赐打点的地方多，手头难免松些。”

我微微一笑：“那也罢了，只是皇后既然被禁足，大用项也出不了凤仪宫，怎还会说银钱不足要向内务府多支了一千两？”

梁多瑞一时语塞，支吾着说不上来，只好悄悄拿袖子去擦冷汗：“奴才也实

在不知情。”

我拿眼角瞟了他两眼，霍地将账本往桌上一掼，笑吟吟道：“本宫也不知道原来这内务府总管这样好当，只要会做人情就是了。这个月这个宫里多支五百两，下个月那个宫里多支一千两，你倒是个满手撒钱的活菩萨，然后跟本宫来哭穷，倒教本宫难做人！”

梁多瑞吓得赶紧跪下了，求道：“奴才实在不敢呀！只因着皇后娘娘宫里的，又每常是皇后跟前的红人绘春姑姑她们来领，奴才哪里敢不支！”

槿汐在旁笑了一声，拿了黄杨木小锤子为我捶着膝盖，口中慢悠悠道：“不敢也都敢了，梁公公还好意思在娘娘面前说嘴！谁不晓得梁公公是皇后八竿子打得着的亲戚，难免对着凤仪宫里手头松些。到底我们娘娘吃亏在没有这些个好亲戚，否则月尾那些日子也不用领着头紧巴巴地过了。”

梁多瑞面色发青，忙磕了两个头道：“都怪奴才照应不周……”

我挥一挥手，慢条斯理截下他的话头：“也不敢要公公你照顾周全，昨日皇上刚与本宫说起后宫用度该节俭些，本宫还怕惹这些嫌隙。既然皇后宫里的钱你只管给不管用，我也不来问你。你先回去就是。”

梁多瑞不意我肯轻轻放过，连忙千恩万谢走了。我示意槿汐捡起账本，慵然闭上双眼：“把这件事回了皇上，皇上若说要查，就回我最近身子不大好，请贵妃主持就是。”槿汐忙答应了，往仪元殿去。

这日傍晚，天暗得早，我便携了卫临到玄凌宫中为他请平安脉，顺道也将宫中日常事宜，拣了要紧的说与他听。玄凌方批阅完奏章，一手搁于药袱上由卫临诊脉，一壁闭着眼听我说。

春寒寂寂无声，比之晴冬天气，愈加寒冷阴湿，连向晚的宁静时光都似被湿冷的空气凝结住，凝神看去，窗外冻雨缓慢洒落，似漫天飞舞着无数细小冰珠一般。有冰冷的雨丝打在窗棂上，“沙沙”的声音如春蚕吞食着碧色桑叶一般。

玄凌侧耳半晌，轻轻道：“三月的亲蚕嘉礼，就由你来主持吧。”

我欠身道：“臣妾只是嫔妃而已，亲蚕嘉礼素来由皇后主持，臣妾不敢僭越。”玄凌轻轻一哼，并不多言，我思忖着道，“或者庄敏夫人亦可代劳，毕竟她出身高贵。”

玄凌正欲说话，忽听得廊下有丝履薄薄的响声涌起，伴着珠翠玲珑之声渐渐

靠近仪元殿。玄凌轻轻蹙眉：“是谁？”

我打起灵兽呈祥的珠绫帘子，正见蕴蓉牵着雪里金遍地锦滚花镶狸毛长裙在垂花长廊下行来，步履沉沉，似乎比平日凝重，可以听见地面上细碎的水珠在她足下瑟瑟地溅进起。她素来娇艳的面庞沉如寒水，并无一丝温和的表情。两梢丹凤眼骄然扬起，眼角淡紫含金的胭脂敷得薄薄的，似孔雀打开的华丽的尾扇，随着她的行走，那扇便似在水凝般的空气中划出了两道无形的锋芒，一路慌得立在廊下阶前的宫人们纷纷跪下。

我将帘子递给宫女掀着，回首抿唇笑道：“可见不能背后说人，说曹操曹操就到呢。”

蕴蓉扶了侍女的手进来请了安，似有些不乐意的样子，玄凌不由得问道：“什么事这样气鼓鼓的？谁惹着你了？”

蕴蓉“啞”了一声，埋怨道：“也没什么，只是怪奴才们不济事，臣妾想要点什么都要不来。”

玄凌不由得好奇，笑道：“还有你要什么能要不来的东西？但凡好些的，朕都先给了燕禧殿了，连淑妃那里都未必比得上你。”

蕴蓉“哧”地一笑，复又板了脸道：“也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，是臣妾得了一个新方子。皇上知道，臣妾身边的琼脂原是外祖舞阳大长公主的陪侍，她的妹妹琼萝厨艺极好，曾经伺候过纯元皇后的身孕，纯元皇后过世后便被遣出宫了。前两日琼脂回去探亲，听琼萝说起纯元皇后在世时，吃东西十分讲究天然气韵，凡是蒸煮食物，皆用竹叶、箬叶或芭蕉叶搁在蒸笼底上，臣妾觉得极风雅，所以也想学着做。”

玄凌原本懒懒地听着，闻得“纯元”二字，不知不觉便含了一缕温煦的笑意，连脸庞的弧度亦柔和了不少：“朕也不知她喜欢用些什么叶子，只是觉得她宫里小厨房所制食物皆有草木清馨，的确气味良佳，与众不同。”

“是了。”蕴蓉闻得玄凌亦这样说，不觉笑起来，“臣妾想竹叶太细碎，箬叶总用在粽子上，气味闻惯了，便想新鲜些，用芭蕉叶子垫着蒸一笼桂花糖新栗粉糕。谁知奴才们非说今年天气冷，连芭蕉芯都冻坏了，所以没得好的。臣妾好不容易有些别致心思，却不能得偿所愿，故而生气。”

玄凌笑着道：“那有什么难的，一时口腹之欲而已。等天气暖和了，朕把上林苑的芭蕉都赐给你，你想摘多少便是多少。只别忘了蒸上什么也给朕留一

份。”

蕴蓉这才欢喜起来，笑生两靥：“这是纯元皇后的心思，蓉儿不敢忘了表哥的。”

卫临为玄凌把完脉，回道：“皇上一切都好，只是别劳累着了，今年时气不好，皇上熬夜多了亦伤身，微臣会给皇上开一些调理的方子，皇上按时吃着就好。”

玄凌点点头：“温实初不常在，你的医术倒也过得去。”

卫临躬身道：“多谢皇上夸赞。”他转首，笑吟吟向胡蕴蓉道：“微臣有话要多嘴，不知娘娘肯听一句否？”

蕴蓉满面含笑，把玩着小指护甲上一粒明光烁烁的鸽血红宝石，打量他两眼道：“表哥既夸你好，你说就是。”

卫临垂手道：“方才娘娘说起用芭蕉叶蒸煮食物，人人都以为芭蕉只可观赏，其实入药也是极好的。芭蕉味甘，淡，性寒，《本草》上说可治心火作烧，肝热生风，除烦解暑，对热病、水肿、脚气、痈疽、烫伤皆有效。”

玄凌若有所思：“纯元体质燥热，可见她的别致心思亦可养生，是极好的。”

卫临赔笑道：“皇上说得是。只是芭蕉性寒，平时少吃些是无妨的，只是有孕之人便不可轻易碰了，因为芭蕉与桃仁、红花等药一样，有破瘀消肿之效，虽不及红花药效明显，但若蒸食，其药力会缓缓渗入食物，天长日久，亦会伤身。”

蕴蓉微微一惊，即刻板了脸斥道：“皇上夸你一句罢了，你莫要危言耸听。芭蕉而已，若真有毒，纯元皇后怎还敢食？”

卫临忙恭声道：“夫人勿要动气，微臣所言不过是说孕妇慎用罢了。京师地寒，京人少用芭蕉入食，所以往往连医者也不知芭蕉药理。而微臣年轻时曾游历南方苦热之地，当地山民便懂得这些，实在不是危言耸听。”

蕴蓉微微一怔，神色间生出掩饰不住的惶然，低呼一声：“表哥，卫太医说孕妇慎用，可是琼萝是伺候纯元皇后有孕时饮食的，那么她所见皇后用芭蕉入食蒸煮，那必定是皇后身怀六甲之时。这……”她的脸色越来越苍白，逐渐变得和窗外残雪一般冰冷而仓皇，“臣妾听闻母亲说起宫中传闻，说纯元皇后产下的皇子并未活下来，而且身带青紫瘀痕，当年贵妃侍奉在侧，连她亦是见过的。”

春寒料峭，加之夜雨寒凉，玄凌早已披上了家常墨绒遍底银滚白风毛直身锦

袍，鎏金鹤顶蟠枝烛台上，九支花烛参差而燃，花烛外笼着鲜红宫纱灯罩，烛光透着温暖明亮的橘色，如温泉般汨汨流在他墨色的衣裳上，无端带出一抹凄绝的艳色。他的眉心紧锁成“川”字，似有无法负荷的痛苦记忆在眉心纠结，他轻轻的声音如梦呓一般：“那个孩子，生下来就没有了气息，全身冰凉冰凉，而且带着青紫瘀痕，十分可怜。他在朕的怀中，一点几气息也没有，冷得似块冰一样，朕心里也冷得似块冰一样，朕怎么抱着他都暖不过来。太医告诉朕，孩子在母腹中体虚，又兼之受了惊吓，所以在母腹中夭折，身带青斑。他受的那些惊吓，皆是因为废德妃甘氏与废贤妃苗氏觊觎后位，百般折辱，才致使纯元不能静心养胎。那孩子，太无辜……”

“皇上节哀。”我柔声安慰，“过去的伤心事，皇上勿要总放在心里，于龙体不安。”我使一个眼色，槿汐会意，端上一碗早已准备好的杏仁茶奉上。我温言说道：“甜食能宽心舒怀，皇上吃一口吧。”

玄凌一见那杏仁茶，面色愈加沉郁而哀伤：“这杏仁茶，亦是纯元在世时所喜。”槿汐怕引得玄凌伤心，忙道：“这杏仁茶凉了，奴婢再去换别的点心来。”

玄凌轻轻接过，只望着那微微冒着热气的乳白色发怔，氤氲的热气扑在他脸上，有深入骨髓的哀恸与思念：“昔日在昭阳殿中，纯元最喜晴好天气坐在长窗下饮这一碗杏仁茶，她生性不喜奢华，连甜点亦喜欢这道常见又普通的。昭阳殿里用的是浅浅明蓝色的软烟罗，薄得如蝉翼一般，日光落在靠窗而坐的她身上，仿佛衣袂里处处都有阳光流出。”他一手端着杏仁茶，一手轻轻拂上仪元殿的软烟罗窗纱，痴惘道，“就是这样的颜色。”众人不敢出声相劝，良久，玄凌轻轻啜饮一口，徐徐道，“连味道都与当年一模一样，略带苦味，回味清甜。”

“甜杏仁用热水泡，加炉灰一撮，入水候冷即捏去皮，用清水漂净，再量入清水，如磨豆腐法带水磨碎。用绢袋榨汁去渣，以汁入调、煮熟，加白糖霜热啖，或兑牛乳亦可，配以芝麻、玫瑰、桂花、枸杞子、樱桃等佐料。先皇后不喜过甜食物，除甜杏仁外，亦加少许去皮苦杏仁，因而入口略苦，回味清甜。”

这声音沉重而略带涩意，如数家珍一般缓缓道出。众人转首，正见端贵妃立在门边，锦绣帘帷前的她身形单薄如一缕剪影，仿佛禁不住风一般轻轻颤动，眸底盈盈含泪。不知何时，她亦来到。

玄凌颌首，招手示意她近前，道：“是了。当年纯元曾把杏仁茶的制法教给你，宜修亦曾学过。”

端贵妃声音清冷中透出一丝怅然：“是。后来纯元皇后有孕，一切饮食皆由她亲妹妹，当时的贵妃检点过才能入口。”端贵妃漫步进殿，端过杏仁茶轻轻一嗅，举袖掩住口鼻，静静道，“皇上，这杏仁茶是滋补益寿的佳品，可若用得不好也是杀人的利器。”

玄凌不觉失色：“什么？”

我轻轻颌首：“鹫妃是死于服食杏仁过多，纯元皇后有孕，怎可服食杏仁茶？”

端贵妃摇头道：“鹫妃自裁所食的杏仁毒性颇大。而杏仁茶所用是京师附近特产的甜杏仁，反复炮制，断无毒性，只是孕妇不过分多食便好。”窗外雨疏风骤，春寒刺骨，恰如端贵妃此时言语，亦如长针深深刺入骨髓般疼痛。贵妃言语安静：“庄敏夫人，你可还记得六王的小王子予澈生下来时身带青斑？”

蕴蓉颌首：“是。那日我在柔仪殿陪隐妃和淑妃说话，曾与淑妃亲眼见到小王子身带青色瘢痕，乳母说过，是因为静妃产子前服食鹤顶红，剧毒侵体，孩子身上也会有痕迹留下，所幸静妃动了胎气很快生下孩子，所以孩子身体无碍。”

端贵妃转首瞥见卫临：“正好你在，本宫问你，胎儿身带青斑有何原因？”

卫临甚少见端贵妃如此端肃郑重，不敢马虎，忙道：“胎儿在母腹中受惊，或是被些寒凉药物缓缓侵入，便会身带青斑，若此性寒药物用得久了，孩子长期受寒，便会胎死腹中。医者皆知，死胎比小产更伤身，胎毒会慢慢反噬母体，母体本就为寒毒所侵，又遭胎毒反噬，极是伤身，殒命者也甚多。”

端贵妃面色沉重：“既是服食寒凉药物，身怀六甲之人自己会不会知道？”

“孕妇自己会觉得腹中发凉，手足无力，腰肢酸软，但这些症状与孕中多思受惊极为相似，并非如山楂、红花等物侵体后较为明显，若非细察，不容易发现。”

端贵妃点点头，也不多言，只唤道：“吉祥！”

吉祥闻声上殿，手中朱漆螺钿盘上托着小小一个八仙莲花白瓷碗，碗中热气袅袅，芳香扑鼻，正是一碗杏仁茶。吉祥端至玄凌面前，端贵妃低低道：“皇上尝一尝，这碗杏仁茶和方才崔尚仪那碗有何不同？”

玄凌不知就里，然而端贵妃素来稳妥凝重，玄凌也不多问，举起银匙各喝了一口，仔细品味，然后摇一摇头，表示并无差别。端贵妃又道：“卫太医试试。”

卫临推辞不过，只得各舀了一勺喝下，他蹙眉品味良久，似是不能确定，又